

思茅区云上乡愁书院:让阅读成为悦读

□记者 王福蓉 文/图

最美阅读空间,应该是什么样的?

普洱市思茅区云上乡愁书院的回答是:它应该是静逸的,让人可以专注于与书籍的交流;它应该是舒适的,让人可以打开心灵的大门;它应该是丰富的,不断提供更多的养分;它应该是有自身格调的,不沉沦于闹市的喧嚣……

步入云上乡愁书院,普洱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与复合型文化场所紧密融合,图书展区、阅读区、图书走廊、舞台活动区、文创民俗文化区、会员专属活动区分布合理、井然有序。在轻柔的音乐声中,每一名顾客都在安静地看书,阅读在这里显得从容、纯粹。

书院以“乡愁”作为核心内涵,打造集普洱乡土特色、优秀传统文化、全民阅读为一体的文化书院,引领全民阅读,对外展示普洱特色文化。书院与传统书店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空间。

一位老先生常常在下午固定时间到书院看书,每次就站着看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悄悄离开。一名住在附近的小男孩,家长工作比较忙碌,他的妈妈就为他办理了自习卡,让他每天放学后到书院做作业。男孩从不影响别人,习惯了书院的环境后,还会带着同学来书院一起学习。还有在书院看书时相遇、相知的情侣,在书院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云上乡愁书院经理宋坤怡介绍,每天三分之二的消费者都是书院自习卡的使用者,他们携带自己的书籍在这个“最美阅读空间”安静阅读,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耄耋老人、奋斗考学的青年、一脸稚气的读书郎,都在这里找到了各自需求的空间。

云上乡愁书院还开展朗读活动、读书会、文化沙龙、展览、茶道、红酒品鉴、商务洽谈、产品发布等各类文化沙龙,充分发挥综合文化新实体的功能,不仅“传书籍”,亦注重“承文化”。

每天、每周、每月,云上乡愁书院都坚持开展多种群众性阅读活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也得到了众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机构团体的青睐和认可,纷纷与书院合作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读书活动。

近年来,由普洱市委宣传部主办,在书院开展“365朗读计划”“阅读榜样”等活动;书院与思茅区委宣传部携手开展“学习雷锋纪念日”主题实践活动;与《普洱》杂志社合作举办“谁说青春不恋茶”活动;与思茅区教体系统联合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习”主题活动……近百场次主题阅读活动,助力书香普洱建设。

2023年,在云南省访宣宣传“最美阅读者”“最美阅读推广人”“最美阅读空间”活动



中,云上乡愁书院上榜“最美阅读空间”。

未来,云上乡愁书院将不断寻求更多资源共享的契合点,塑造更优文化交流平台,努力巩固提升“最美阅读空间”,不断提升消费者的阅读体验。



云南边地文学的重要收获

——读苏然的散文集《在佤山诗意地栖居》

□张永权

最近,读了长期生活在边地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作家苏然的散文集《在佤山诗意地栖居》,翻开那略微发黄的封面和内页,一种凝重感油然而生。

40年前的那个冬天,我第一次去西盟县。记得汽车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后,一直在爬山。汽车“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才爬上西盟县新城。因此,看到这本散文集,就有一种先睹为快的迫切感。

与苏然虽未见过面,他的作品还是读过不少。在我印象中,他是一名诗人,出版过《这大地多么实在》《想起或者遇见》等诗集。苏然的这本散文集,由“山河之恋”“大地乐章”“情感交响”三辑组成,虽然只有12万字,但内容却是沉甸甸的。

这是一本精短美文的集合,我读后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有作

家心灵的书写,更有边地历史的呈现,有西盟县时代变迁的纪实。以上几个方面的结合,使这部散文集,成为佤山西盟文学,甚至云南边地文学的重要收获。

优秀的散文作品,绝不仅是文人浅唱低吟似的自我抒发。一个不关注时代风云变迁和历史进程的作家,一个不为人民写作的作家,也许会有一些优美文字被人记取,但却难以用作品的分量感动人,引人共鸣。

长期的生活,在苏然的作品中,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是对西盟县佤族群众的书写,对这块土地历史风云的关注。

苏然的不少散文都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散文中收有不少散文诗,有诗的意境和空灵的内涵。部分散文有如诗般的语言,让人读了不禁沉醉。

读古诗词 畅游诗意人生

□吴玥昕

直到慕名拜读了骆玉明教授的著作《古诗词课》,我才真正了解了古诗词。

据说,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的古诗词课从来都是座无虚席,他把幽默风趣的授课风格带进《古诗词课》的写作中,从《诗经》到楚辞汉赋,再到唐诗宋词,他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和语言,把原本晦涩又遥远的诗词,解读得清新脱俗、妙趣横生,让人了解了诗词的真实情感,感受诗词之外的人生哲学。

骆玉明说,读古典诗词能够建立起我们与中华文化的关联,理解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人生趣味。

因为《古诗词课》,李白成了我最喜欢的唐代诗人。

李白的诗飘逸豪放,充满了极

致的浪漫主义色彩。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无不表明了李白的才华横溢。遗憾的是,他一生仕途坎坷,“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面对官场的明争暗斗,李白最终选择成为游走世外的“诗仙”。在李白的诗中,我仿佛看到了他自由的生活状态,读他的诗,仿佛也体验了他的人生。

读完这本《古诗词课》,也让我读完了中国的历史。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诗词吸收了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对现实生活富有深远的意义,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至今仍在散发着温润的光芒。

我从小就喜欢读诗,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

如文中《佤山之春》一文的开篇,就让我们看到作者不凡的想象力:春到了。置身滇南的阿佤群山,各种各样的野花似乎比阿佤人还要多。天空湛蓝如海,只要你深情凝视,仿佛就要滴下海水,滋养你一番山水的情谊。

春天的佤山,到处盛开的野花,数不胜数,作者用一句比阿佤人还多作比喻,实在是出人意料,非常新奇,又很自然,这就是诗人写散文想象力的长处吧。把天空比喻成大海,很新颖也很浪漫。散文中化静为动的语言并不少,使这本书充满了诗意。散文集中的散文诗,更是将作者的才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就不一一列举了。

因此,愚读了苏然的这本散文集,认为本书是一本精短美文的集结,并非夸大其实,而是有根据的。作者用“在佤山诗意地栖居”为书名,名副其实。

时代在发展,佤山在变化,新的时代,新的佤山气象,为长期生活在佤山的苏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我相信,只要作者不断进取,敢于在佤山高原攀登高峰,就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加厚重的佤山新著。

到“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每一首都熟读于心,了然于胸。长大后,只身一人到武汉上学,登上黄鹤楼,俯瞰滔滔不绝的长江水和江面上穿梭往来的船只,第一次深深感受到“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所描绘的意境。

我总在想,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其实不妨试着静下心来,从古诗词中寻找答案。

在读书过程中,我突然明白了,纵使我们不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也可以试着成为一个“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人。

正如作者所言,诗取材于生活,体现了人们美好的向往,人情中美妙的趣味。是啊,诗总是在追寻生命的可能性,并以最精致的语言形态来呈现生命的多样。因此,读《古诗词课》,会让我们更喜欢自己。

相信在茫茫诗海中,我们一定能找到治愈自己的那一首诗。

2023年云南省“最美阅读推广人”—— 杞朝贤:在阅读中获取前行的力量

□记者 王福蓉 文/图

杞朝贤是普洱市审计局派驻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通关镇团山村驻村第一书记,也是普洱市第二届“阅读榜样”,上榜2023年云南省“最美阅读推广人”。

“我热爱阅读,但是工作后,阅读的频率降低了很多。”杞朝贤说。改变发生于2023年,她主动报名去驻村。

刚到团山村时,杞朝贤积极履行驻村各项工作职责,但面对陌生的环境仍有许多不适应。工作之余,便走进村里的农家书屋,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原以为农家书屋里只有种植养殖方面的书籍,可当我走进农家书屋时,发现里面的书籍种类丰富,许多知识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去年在农家书屋读了20多本书,涉及感情、历史、育儿等方面,与书籍做朋友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心静下来了。”杞朝贤笑着说。

阅读的意义是什么?杞朝贤看到过一句话,是她心中的答案:阅读是一座随时可以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在阅读中,杞朝贤的心胸变得更开阔,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刚到基层驻村时,杞朝贤对许多事情不太理解,但是看了《乡土中国》这本书后,她的想法改变了。“一瞬间觉得自己有点狭隘,只以自己的生活阅历去看这个社会。当你读了更多的书以后,你会发现人世有很多活法。这本书让我更加平和、包容地看待基层社会,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通过阅读,杞朝贤从驻村实现“助村”。工作中,心细的杞朝贤发现,不少忙于农活的父母把孩子留在家中看电视,空巢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每天只能发呆度日。荣获普洱市第二届“阅读榜样”后,杞朝贤得到了2000元购书卡的奖励,她



我希望把阅读的力量传递给村里每一户人家,让大家在阅读中获取前行的力量。

用这张卡在新华书店购买了一批书籍,带给团山村的孩子和老人。

对于大家会不会爱上阅读,杞朝贤起初并没有信心。可是没过多久,就有孩子向她询问“是否还有新的书”。现在,团山村逐渐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阅读氛围,有的村民还会向她“指定”购买书籍,主动从中学技术、长知识。

杞朝贤说,带动身边更多的人一起阅读,是她作为“阅读榜样”的使命。这两年,她和同事因地制宜在村里组织开展了“我在农家书屋阅读”“普法强基补短板小课堂”“大手拉小手 文明一起走”等活动。工作之余,她走村入户,与小朋友一起阅读绘本,与老人一起看书交流,与党员群众一起学习讨论。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即使书里写的只是一个村庄,我们所面对的也是整个世界。那些关于政治、经济、历史、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被我们吸收,变成养分,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抚摸着手中的书本,杞朝贤说。

我的“书痴”朋友陈海明

□李世柏

10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到新华书店看书,在一排排书架间流连忘返,寻书、淘书、选书、读书,沉浸在书海之中。这时,书店突然进来了一个人,显得行色匆匆。

我与他有一段距离,未看清他的面庞,只听他向店员询问有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声音响亮、急切、有磁性,引起了我的注意。只见他在书架的过道上来回走,随意从书架上抽出书看,就像一个老农在田地里查看播下的种子是否发芽,动作十分熟练。

高个头、瘦削的脸、头发像刺猬的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离开后,我向店员打听,知道了他是思茅二中(现普洱市第一中学)高中语文老师。

过了几天,我再去书店,又与他相遇,他正在向店员询问陆健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我感觉到他所选择的都是相当有品位的书,于是与他打了招呼,互通了姓名。自此之后,我们因书建立了交往,因书发生了很多故事,因书产生了友谊。

陈海明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其余的时间都花在书堆里,花在读书上。“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他。他不会玩扑克、麻将,也没有其他业余爱好,就是对书情有独钟,唯一的爱好就是逛书店。“狂”“痴”“玩”用来形容陈海明爱书是非常贴切的。

所谓狂,是指买书到了疯狂的地步。每每见到好的书、喜欢的书,他都要买下。他住的地方到处都堆满了书,寻书、访书、淘书是他最大的乐趣,书成了他的忠实伴侣。

所谓痴,是爱书、读书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经常把“爱书成瘾,孽缘越重;注定的,避都避不掉”挂在嘴上,买到一本好书就抓紧时间读,与书同乐、同喜、同悲。

所谓玩,是爱“玩”典籍。诗人余光中在读书的时候就常常“玩”书。他说,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是玩书的外表。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嗅嗅书的纸香味和油墨味……一个



我与陈海明因书结缘,书是我们相知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精神家园。

(图片由淇迹书店提供)

下午用完了。陈海明“玩”书的程度,毫不逊色于余光中先生。

作为多年的书友,陈海明和我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只要谈及与书有关的话,我们总是有聊不完的话。我们经常互相论书、品书,“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推荐给我的黄裳先生所写的《珠还记幸》一书,尽管价格不菲,我还是从书店买了回来,有种说不出的愉悦。此书设计新颖,用纸精良,有插图,印制非常好,哪怕只是像余光中先生那样“玩”书,也很快乐,更不要说品鉴书中的文章了。陈海明送我的《写意》以及《肆无忌惮》两本书,我更是爱不释手,反复品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

陈海明广阅博览,涉猎的领域多,哲学、历史、文学、诗、词、歌、赋,古今中外的作品,他都会阅读,这种“积学如拾薪,见一芥焉则掇之”,厚积薄发的学习态度是值得提倡的。我没有听过他的语文课,但听他谈诗论学、谈人生、谈感悟,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称职的高中语文老师。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这两句诗很美。明月升于东方,恰遇涨潮,似从浪花中涌现。陈海明醉心于书海,使得他的人生更丰富、更绚丽、更壮美。

